

长相依 (歌词)

□ 雪安理

蜜蜂在春天里翩翩起舞，
和花蕊相依，
短暂生存的光阴中，
酿造出香醇的蜂蜜。
雨水在春天里轻轻飘洒，
和绿杨相依，
千万条柳絮细梳妆，
呈现一派诗情画意。

禾苗在春天里蓬勃生长，
和大地相依，
年年收获新的硕果，

百姓才会乐业安居！
军人在春天里庄严宣誓，
和祖国相依，
为了领土完整安全，
随时歼灭狂妄之敌！

啊，春天来临了，
新的征程又开始，
中华四季春光美，
人民团结长相依。
长相依，向前走，
一步一个新胜利！

路边的菜农

□ 朱琴

几年前老家拆迁，我从热闹的老城区搬到了冷清的南开发住宅小区。刚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太适应，超市商店皆无，小区住户寥寥，衣食住行不方便。近几年随着城市拓展，单位东迁，交通便捷，小区的住户也日趋增多，于是小超市、饭店、快递店接踵而至，每天傍晚小区门口散步的、遛狗的、打牌的、跳舞的、闲谈的人越来越多，寂静的小区一下子喧闹起来。

小区有些中年妇女便干起老本行菜农，在附近的空闲地种点时令蔬菜，自家可以食用，多余的也可以换点小钱补贴家用。每天早晚，菜农们在小区门口路边一字排开，抢占摊点，争相售菜。因为我父母年事已高，哥嫂忙于工作，日常生活由我帮衬料理，所以每次要购买两个家庭的菜。久而久之，对于我这个所谓买菜大户，从不还价，自带买菜包包，尤其是现钞支付，小区菜农无人不知。哪怕我全副武装，带着头盔口罩罩墨镜，她们都会认出来，只要我车子一架，腿一抬下车，不是这个大姐喊：“朱姐呀，跟我买点菜吵，新鲜的，刚拔的，没有打农药。”就是那位阿姨喊：“买我这个哟！我就这么点儿菜，种了自家吃的，多点儿外来卖卖。”有个叫九红的大姐更加好，只要看到我买菜，立马跑到我面前，边拉着我胳膊边说：“跟我买！你是我的老主顾啦，我跟你客气点。”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这个抓一点，那个称一份，临了付完钱，又添一把葱放我菜袋里。旁边有个七十多岁的潘奶奶，从来不喊，看到我买菜，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，每次我都喜欢跟她多买点菜，总是“倒篮”。她也隔三差五送点葱、

大蒜之类的给我，嘴里嘟囔道：“给你回去做佐料吧。”有个大妈更加奇葩，直接抓一把菜塞给我，说：“朱姐呀，拿去吃吧，不要钱，自家种的，无所谓啦！以后多跟我买点菜哦。”怎么好意思呢！辛苦的菜农要经过松土、播种、浇灌、采摘、售卖，才有了我们的盘中餐，况且咱也不是那种占便宜之人，于是一来二去，推推搡搡，最终以廉价买单收场。

因为我每天要去看望父母，碎事颇多，经常到晚上才能归家。初夏的一天回来，发现徐大妈佝偻着背，坐在小区门口，在昏暗的路灯下独自卖菜，瘦小的身影显得如此孤独，于是赶紧下车，上前打个招呼：“徐大妈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呀？”徐大妈一听是我的声音，立刻说：“我在等你呢。上次听你说，你去看父母每天回来晚，怕你买不到菜，就等你一天。这不，刚摘的新鲜菜。”我的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暖流。多么质朴的徐大妈，因为我一句随意的话，人家就这么默默地等着。于是，感情战胜理智，稀里哗啦，又提购一大堆蔬菜回家，换来了先生一顿数落和次日老妈的一阵唠叨，都是气温高、菜易烂惹的祸。

同菜农接触多了，烦恼也会随之而来，因为她们卖的品种有限，今天想要买的菜这个奶奶没有，而那个大妈却有，肯定是毫不犹豫下手，于是奶奶便嗔怪着：“跟她们买了，不跟我买啦。”那边大妈听到回怼：“好玩呢，人家跟我买得好好的，你喊什么呀。”旁边矮个大姐又插嘴：“老跟她一个人买才好呢，你又不得人家想要买的菜，喊什么哎。”看着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互怼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于是再慷慨一次，每个人都买一点，这样总平衡了吧，几个大妈都开心地说笑了，只是我兜里的钞票又少了几张，家里菜多腐烂扔弃，免不了先生又是一番责怪。

腊梅

□ 戴顺星

年前淘了一盆腊梅。一本三竿，一棵上有三个叉枝。颜色灰褐，绿叶、半绿半黄叶、黄叶。满枝小花苞。取一花盆，在底部垫一些石子、营养土、河沙、腐叶。腊梅底盘去土，剪掉高根，放在花盆里，撒上腐叶、松针，壅上田园土，与盆平，填实。修剪叶子，拆掉嫁接膜，接口剪成斜状，涂上伤口愈合剂。半个月后，晒太阳。过些天，花苞长大了，像儿时坠在裤子上的铃铛。有的裂开了嘴，傻傻地笑着，露出一排小黄花。

一天早上起来，院子里飘来一阵清香，腊梅花开了，金黄金黄

的，一簇一簇，露出嫩红的花蕊，好像说：“我开了。”今天腊八节。

冬天的阳光暖洋洋的，腊梅喜欢晒太阳。晚上，气温很低，腊梅不怕冷。第二天一早，腊梅开得更多了，张口向下，有全张的，有半张的，似“金钟倒挂”。

下雪了。腊梅披上银装，傲雪凌霜，分外妖娆。

腊梅为什么不怕寒冷呢？

上灯了，我给腊梅挂上两个小灯笼。

天气渐渐暖了，腊梅长出了嫩芽。

一阵雷雨过后，水珠从碧绿的叶子上滑落。腊梅花结成果，宛如镇国寺的钟。

下霜了，叶子枯黄了。花果像虫子的窝，剥开一看，里面滚出一粒种子，羊屎般的。

自打记事起，父亲就逐渐在我的眼里和心里，有着吸引人的力量，富有非同寻常的魅力与光芒。

父亲是医生，平常吃住在医院。我幼小在庄上，通常好几天才能见到父亲一回，而父亲时常在夜晚回家，有时我却已经入睡了。若是哪一晚被惊醒时，突然觉察到身旁睡着父亲，我便会揉揉惺忪的睡眠，亲昵地喊过一声“爸爸”后，幸福地紧贴着他温暖的胸怀，他便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。父子间自然传递出一种美妙的亲情和温馨，伴随我悄然进入到甜美的梦乡中。

我平常总爱带着小伙伴们在庄上四处玩耍，但凡一听到父亲回家的消息，就会像风一样疾速地往家溜，小伙伴们也会被我像旋风似的搅动，一溜烟地卷进我家中。我激动又兴奋地喊过“爸爸”后，父亲便笑着抓出一把“块子糖”，然后由我分发给身边的伙伴。若是赶上暑假或寒假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跟随父亲到医院玩几天。每每想到马上能到公社，吃住在医院，结识新伙伴，逛逛供销社，跑趟食品站，以及这个单位那个厂子等，反正新鲜好玩的地方多了去了，该是多么热闹呀，多么高兴啊。当然，我的这个心愿每次都会实现。

大集体时期，父亲没有集体上工的份，每次回家就忙着下厨房。有时父亲会打块肉改善家里的伙食，通常做白煮肉，青菜或白菜一锅下，只有

过了年，母亲八十七了。岁月流逝，母亲的双手渐渐变得干涩、粗糙、多疾，但依然坚韧、干练、有力……看看她十个指头有的干裂渗血、有的红肿发炎、有的弯曲变形，还有一个指头比正常手指短了半截，我时常心酸落泪。

母亲十岁那年，右食指长了一个“蛇头疔”，在缺衣少食年代，错失了治疗良机，仅凭自身的抗体保住了性命，最终右食指却短了一截，造成了日后生活、劳动极大不便。十二岁那年，母亲学栽秧，食指血肉模糊。十指连心痛呵。为了练就栽秧技能和速度，家人用布包裹住母亲残疾食指，母亲咬咬牙，汗水、血水、泪水交织在一起，总算度过了一关。大集体年代，为了四个子女都能上得起学，多挣几个工分，母亲忍受多少痛苦，从没有比别人少栽一趟秧，少出一天工。

母亲从小养成了珍惜一分一厘、一点一滴的良好生活习惯。在寒冷的冬天，都在家门口大河里洗衣服，舍不得在家里烧点热水。说实话，在烧饭柴火都不足的年代，怎敢奢望用热水洗衣服呢！条件允许了，她却说，已经习惯了，在大河里洗得干

自从公公去世，婆婆情绪一直很低落。有几次，我和老公商量，想把婆婆接到镇上来，与我们一起居住，都被她婉言谢绝。她说：“住了一辈子的老屋，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都是记忆，突然离开这里有点舍不得，也不习惯。”我们心里也明白，老家承载着她和公公许多温暖的回忆。

我不由想起以前回公公婆婆家过年的场景。公公婆婆都是朴实勤劳的庄稼人，在老家种了几亩责任田，每年还要养一头猪过年。养猪仅靠喂稻糠成本太高，闲时公公就到田里刈青草、到河边打树叶给猪吃。十个月不到，一百几十斤重的大肥猪就养成了。腊月里，公公请来村里小刀手宰杀年猪。卖掉大部分猪肉，剩下的送一部分给亲友，一部分腌制起来留着过年自家吃。一套猪下水，变着花样可做多道菜。年三十晚上，一家人围着餐桌吃得开开心心。

今年，我原打算到父母那里过年的。我在家里是长女，与妹妹相继出嫁后，老家只剩下形影不离的父母。父亲是个文化人，知书达理宽容大度，他来电电话催促我说：“你们一家三口还是去婆婆那里过年吧，多陪陪她老人家，不用总惦记着我们。”父亲的

父亲的光芒

□ 陈铭

过年过节才做顿红烧肉。我们几个小馋猫，却也觉得生活美美的了。尤其嗅着香喷喷的肉味，大口扒饭大口吃肉，就觉得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。父亲很少买鱼回家，却凭着自己的捕鱼本领，使得我们从小吃鱼是家常便饭。父亲极少钓鱼，但会用鱼叉、提罾等捕鱼捉虾。逢到鱼晒阳或散籽季节，他便提一把鱼叉出门，几小时后总会有鱼获。即使下田转悠或为母亲送“晚茶”的路上，他也一刻不停地瞄着路边的沟渠并能逮些鱼回家。到栽秧之后，他晚上回家便带着我捉长鱼。父子俩总是一人一把长手电筒，他手握一把旧手术钳，我背着装鱼的篓子，我们逐一在水田边转悠。待半夜后，总有几斤长鱼的收获。翌日，父亲便会划长鱼，随后或炒长鱼丝或红烧长鱼段，总会变着花样做。就是冬季，父亲也会带着我到河边，尤其浅河沟里找寻鱼的潜身之处。若有枯草堆积或水浑的迹象，我们便会尝试着“浑水摸鱼”，常常惊喜连连。

上中学后，我便与父亲一起吃住。平常父亲负责乡域内卫生防疫工作，经常深入到乡村。有时也进趟县城开会或办事情，或晚上回家。所以，每周总也有几天见不到他的身

母亲的双手

□ 李立

净。时间一长，手指关节膨胀变形。父亲笑言母亲是“钱如命”，可母亲待人接物很是大方，从不吝啬。来个亲戚不在家吃点东西，感到不踏实，包括我每次从县城回老家，不吃个饭、喝口茶，母亲总是心不安。

2010年初，母亲说，好像右眼里有个东西在晃动，经检查是视网膜脱落。当年夏天在扬州苏北人民医院做了手术，但效果不理想。过了一年多，再次出现症状。去上海大医院门诊，专家说，时间长了，不能再次手术了。2013年母亲右眼基本丧失功能，可她还是像个陀螺，丢了翻耙拿扫帚，一刻不闲地操持家务。一只眼睛看东西不能形成聚焦，刀、剪、针等锐器时常把手刺破弄伤，包括走路有时都出现踩空现象。其实一开始我们提出到南京或上海治疗，母亲想减少费用，不给子女增加麻烦，执拗地选择了扬州。包括股骨头坏死，宁愿挨

回家过年

□ 姜新联

话，让我又想起了公公。

公公是个勤俭持家的能手，农忙时在田间地头做农活，农闲时走村串户弹棉花。婆婆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都是他去寻医问药。家里家外全靠他一个人支撑着。二十五年前，他花七万多块钱在镇上给我们买了婚房，紧接着装修房子给我们结婚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孝敬他老人家呢，他的身体却累垮了。

七年前，非常健壮公公感到上腹疼痛，我们带他去医院做全面检查。检查结果让全家人震惊：肺癌晚期。帮公公治病，是全家的头等大事。时间刻不容缓，我们第二天就送公公去高邮中医院住院治疗。错过了手术时间，只能通过药物化疗来延缓生命。四周的化疗，公公看起来几乎变了一个人。有一天，他把我们夫妻二人叫到病床前，对我们说：“不治了，我想回家。我得的是个狠病，还是留点钱给孙女上大学用。”说完话，公公的眼圈红了。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公公心里

影。我有时倒希望父亲不在身边，这样自己就能放荡着玩耍。有时又希望他近在眼前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夜晚睡觉时，父亲会不时掖着被子，我也会抱着他的腿脚，让父爱的温暖流入身心。

父亲在医院时，会坐门诊。我时常瞅着他着一身白大褂，有时一只手拿听着诊器，另一只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，精神抖擞地走在路上。这时我总会瞄他几眼，一种骄傲油然而生。

我从小学到初中，年年学习好、得奖状，可就一直玩心太重，尤其到了高中后成绩下滑明显，却还一点不在乎。父亲知道我仍然成天喜欢捉鱼和玩耍，就一次次地要求我把时间、精力放在学习上。甚至几次严肃地教训我说，你就天天捉鱼天天玩吧。我告诉你听，你真以为鱼能当饭吃吗？你真喜欢的话，以后就在家“修地球”吧，这也能管饱肚子！

我当兵和转业后在外数十年，几乎每年都要回家探亲。短暂逗留几日后，很快便匆匆返程。一次次告别时，父亲总要送上一程。有时父亲并不说话，但我懂得他的情感和不舍。有时我也默默无语，却在转过身去时，瞬间有两行热流冲击着自己的鼻腔和眼眶。我知道，我也舍不得越来越老的父亲和母亲。

我退休后决定陪伴父亲和母亲，我确信父母亲有我这几年的陪伴，他们度过了幸福、快乐的晚年。

痛，也不愿手术，现在每天靠吃止痛片来减轻阵痛，有时夜不能寐。母亲想的都是子女，想的都是这个家，从不为自己着想。

现在人过年需要什么，直接到网上或超市、专卖店去购物，即使腊月廿八、廿九置办年货也不迟，可在那个物质匮乏、经济拮据的年代，一般人家在春上就开始抓小鸡、小鸭、小猪饲养。这些家禽牲畜在母亲精心饲养下一天天长大。立冬后，陆续宰杀腌制成咸货，过年备用。每年过年全家人的新鞋，包括姐姐的嫁鞋，都是母亲在小煤油灯下，熬过多少个夜晚，千针万线用针粽子顶出来的。抽鞋绳的声音把我们带入了美好的梦乡。有时醒来，看到母亲还坐在被窝里，披着棉衣在绗鞋底，那是我们最温馨的时光。

如今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，每天佝偻着身躯，既要照顾八十多岁的老父亲，端汤送水，又要择菜烧饭，洗碗抹盆，还要烦这个烦那个。再看看她那么多疾的双手和羸弱的身体，我深感内疚自责。母亲用双手为我们撑起了一片灿烂的晴空，在我心中，她的双手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温暖的手！

还在想着子女。公公最终没有走过那个炙热的夏天。

这次回家过年，我和老公先忙着大扫除，里里外外扫个遍。老公借来木梯，铲掉门框上、墙壁上陈年的旧春联，贴上了红彤彤的新春联。除陈布新，迎祥纳福，幸福日子红红火火。以前过年，都是公公买春联、贴春联，现在老公把每件事也做得有板有眼。看着院子里焕然一新的面貌，过年的气氛更浓烈了。这时女儿不停地在外喊：“奶奶赶快出来看烟花呦。”烟火五彩缤纷，婆婆忙不迭地跑出来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到了晚上，我们全家人围着翻滚沸腾的火锅，开心地说着笑着，袅袅升腾的热气，让我们每个人的脸都变得红润起来。村子里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，喜气连连。一向不善言辞、性格内向的婆婆，不停地问起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她问一句，我们答一句，她恨不得要我们把这一年的日常都讲给她听。

新年的钟声敲响了，忙碌、团圆、热闹、喜庆的年三十圆满地画上了句号。美丽的春天在这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悄然来临，一派欢乐祥和的新年拉开了序幕。